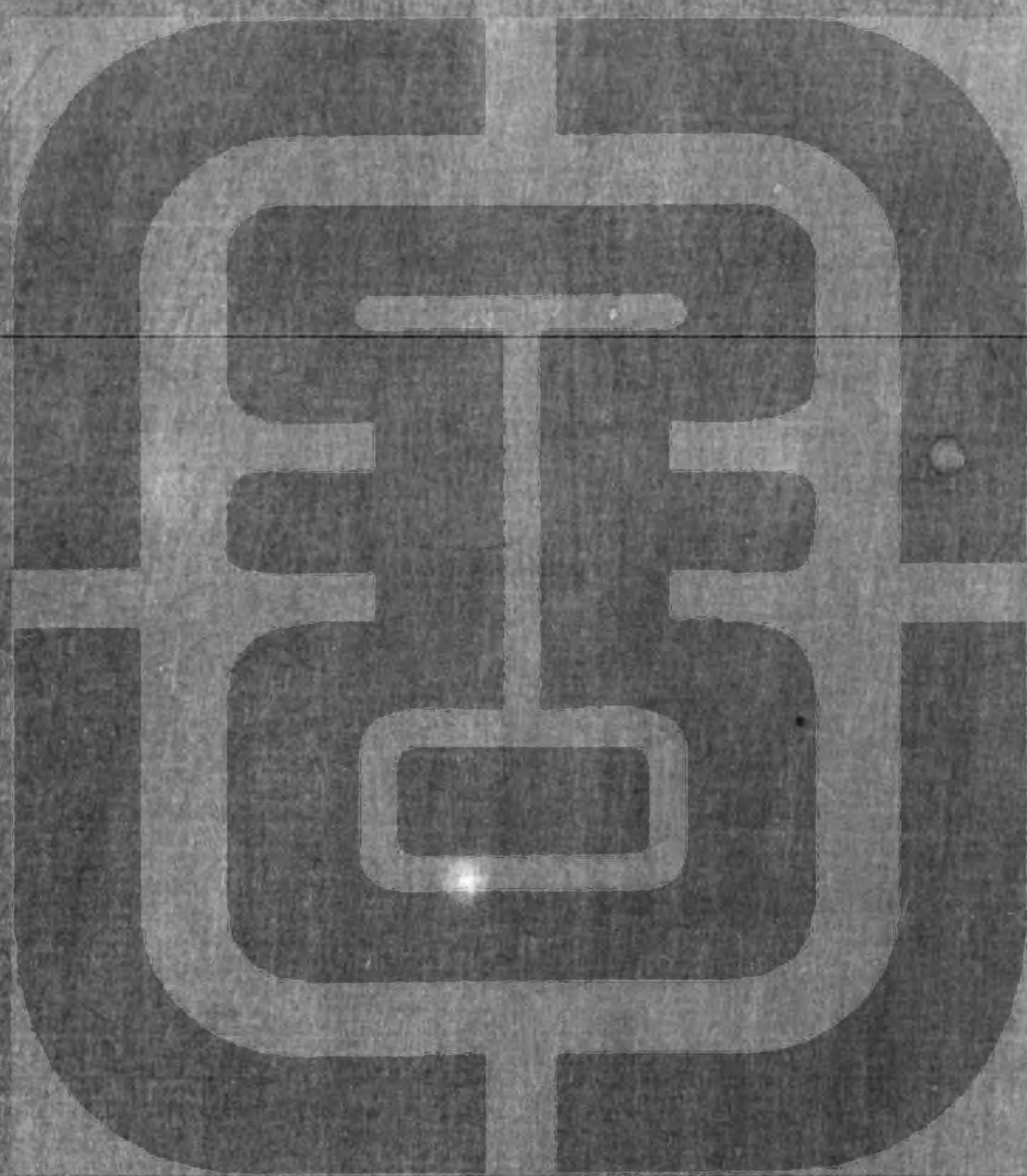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居處部十六

窻 檻 椽 櫓 突

棊 枅 鋪首 藻井 鳴尾

質礎 奧 屋漏 宦 突

塼 瓦

說文曰窻穿壁以木為交窻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窻

又曰櫺楯間子也櫺房室之疏也

釋名曰窻聰也於內視外為之聰明

大戴禮曰周武王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則之敬祀皇

天敬以先時



禮記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

又儒行曰蓽門闔竇蓬戶瓮牖

論語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五經典義曰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不喜出入游觀希嘗臨御窓望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

又曰不窺牖見天道

漢官封禪儀曰泰山有天窓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七十二牖

孝經注曰明堂之制八窓四闔

東宮舊事曰閣內有曲鄣鄣上雀目窓

又曰宮有四面窓八所綾綺連錢及青匡郭飛栴

郭子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有難色帝問之對曰臣若吳牛見月而喘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窓戶扇多是綠琉璃皆通照毛髮不得藏焉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兒無賴久被斥迴原心無惡尋當得還

又曰帝超神屋有雲母窓珊瑚窓

賢聖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奢靡及死生葬所幸奴婢著銅窓內令守冢

法五行數曰太公金匱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李尤牖銘曰天設窓牖開光照陰施于明堂以象八風

陸機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覽之不

盈手

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窓而下視
文選詩曰窓中列遠岫

蜀都賦曰列綺窓以瞰江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

又曰交踈結綺窓阿閣三重階

又曰

漢書曰朱雲忠諫攀檻檻折及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
旌直臣

文選曰伏櫺檻而俯聽雷霆之相激

魯靈光殿賦曰軒檻蔓延。楚詞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又曰照檻兮扶桑

楳

說文曰楳榲也榲也榲榲也秦謂之楳周謂之楳魯謂之
榲

通俗文曰屋加楳曰楳來早反

漢書解詁曰榲榲也諸侯丹榲以丹色也

詩曰松榲有榲

穀梁曰刻栢宮榲禮天子之榲斲之磨礪之加密石焉諸
侯之榲斲之礪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榲非正也

左傳曰宋人伐鄭以太宮之楳爲盧門之楳

續漢書曰蔡邕避難在吳告人曰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
屋楳竹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爲籥取用果有異聲

張璠漢記曰梁翼起臺殿梁柱楳榲鑊爲青龍白虎畫以
丹青雲氣

戰國策曰或謂孟嘗君曰廊廟之楳非一木之枝先王之

法非一士之智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金為椽刻玳瑁為龍虎禽獸以
簿其上狀若隱起椽首皆作龍形龍首銜鈴流蘇懸之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椽桷皆刻作蛇龍縈繞其間鱗甲分
明見者莫不驚慄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

檐

說文曰檐櫨也

又曰楣秦名屋聯榜謂之檐楚謂之栢

釋名曰檐接也接屋前後也栢旅也連旅之或謂之榜榜
綿也連綿椽頭使平也上入曰雀頭形似爵也

禮記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

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爾雅曰檐謂之櫨郭璞曰屋栢也

椽

爾雅曰梁上楹謂之椽

漢官解詁曰椽梁上柱也諸侯藻椽為藻文也

華延雋洛陽記曰堂皇官殿皆石玉璫龍桷藻椽

禮記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椽君子以為濫矣

案

爾雅曰栢謂之案郭璞注曰即櫨也

三輔故事曰王莽起九廟為銅鑄櫨

揚子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也

枅

爾雅曰開謂之枅郭璞注曰柱上薄也亦名枅

廣雅曰構謂之枅曲枅謂之欒

說文曰桁屋櫨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曰曲桁夭矯而環勾

韋仲將景福賦曰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詳觀叢楹負極飛
櫨承欒枅梧綺錯椽杗粲鱗攢

鋪首

通俗文曰門扇飾謂之鋪首

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首

風俗通曰門戶欲首百家書云輪般見水上蠶謂之曰開
汝頭見汝形蠶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蠶引閉其戶終不
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

楊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
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轉闔歷金環之華鋪

藻井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

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注疏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
丹青如綺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藻綠房紫的咄

咤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重葩以倒披

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

顏延之七釋曰木寫雲氣土祕椒芳旣挺幹而到井又斲
圓而鏤方

鴟尾

晉中興書曰泰元十年鸛巢太極殿東鴟尾

晉安帝紀曰義熙四年六月震太廟鴟尾徹壁柱若有文

宋書孝武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
鴟吻中

陳書曰高祖二年戊辰重雲殿東鴟吻有紫煙出屬天唐
會要曰漢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
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鴟吻非也

質礎

尚書大傳曰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曰石材柱下質也石承當柱下而

說文曰磧柱下石也古以木今以石

廣志曰烏石有五色者光澤以為柱磧出苑蓬山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于晉陽謂張孟談曰吾城郭完
倉廩實銅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公之堂

皆以黃銅為柱磧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古史考曰秦始皇使刑徒七萬人作驪山北山石為鳥

南州異物志曰大秦國以水精為鳥

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

張衡西京賦曰彫楹玉鳥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金楹齊列玉鳥承跋

與

論語八佾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郭璞注曰室中隱奧處

通俗文曰奧內曰辰

韓子曰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之於坐席正
身見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哉以我為君子也君
子安可不敬以我為愚人愚人安可侮也

呂氏春秋曰苑春諫衛公云君因隅隩有竈不知寒矣

屋漏

毛詩蕩抑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屋漏郭璞注曰屋漏義未詳也健為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

浴沒者說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

窳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窳郭璞注曰義未詳健為舍人曰東

說文曰窳養也室東北隅食所居也

突

爾雅曰東南隅謂之突郭璞注曰突闔也健為舍人曰東

釋名曰突幽也亦取冥也

塼

詩曰乃生女子載弄之瓦瓦紡塼也

又曰中堂有甃注一名甃甃

晉書曰陶侃字士行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甃於外暮運

於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宋書范曄母如廁而產額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

瓦

說文曰瓦土器已燒之惣名也

禮記曰有虞氏瓦棺

又曰毀方而瓦合

史記曰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漢書曰霍光巷行人見有人在屋上撒瓦投地就視不見

而霍氏誅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盡飛

魏志曰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鴛鴦

何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須臾後宮相害死也
吳錄曰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塼以城所壞甚
多

晉書曰張孟陽見醜嘗從潘岳遊洛陽市岳美兒羣女爭
以果擲岳滿車廂孟陽被投之瓦石
博物志曰桀作瓦

古史考曰昆吾氏作瓦

老子曰埏埴以為器

夢書云夢見瓦為甲鎧禦禍患

春秋潛潭巴曰宮瓦自墜至死不祥

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以銅為瓦

莊子曰雖有伎心不怨飄瓦

又曰以瓦注者巧注射賭物也所賭輕則意巧

又曰陶者曰我善治埴

大秦記曰大秦以水精為瓦

抱朴子曰班狄不能削瓦石為芒鉞

燕丹子曰荆軻之東宮臨池捨瓦投鼃太子進金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居處部十七

井

釋名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

竭也久不滯澀滌為井泥易云井不停汚曰井澀澀不食

滌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易云井寒泉發聚塲修井也易云井

易傳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禮記曰井與門戶竈中霤為五祀

世本曰伯益作井

周書云黃帝始鑿井

說文云八家一井

易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又曰井冽寒泉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左傳曰楚伐蕭還無社謂申叔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狂狡較鄭人入於井

狂狡未大

夫輅迎也

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

謂禮聽謂常在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史記曰瞽叟使舜穿井穿井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弟象共下土實井從匿空出去

漢書曰蜀多鹽井羅褒鹽井致富

又曰陳遵每大飲會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漢書曰元帝時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成

帝北宮井水溢王莽之徵也

又曰朱博為御史大夫府吏舍百餘區井水俱竭長者異之後果廢焉

又曰王莽時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文曰告安漢

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莽使羣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宗室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

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公使我

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有新井入地且百尺也

後漢書曰琅邪有冰井冰厚尺餘

冰井

又曰耿恭之攻匈奴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

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又曰淳于恭門側有井鄉里小兒爭飲牛恭惡之多置水器汲水滿之又曰張讓劫天子至河掌璽者投璽井中後孫堅討董卓至杞國見井有五色光後浚井得璽吳書曰孫策功曹魏滕有罪譴欲殺之左右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聞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釋

滕罪

晉書曰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趣之瞻獨逡巡在後須臾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又曰元帝爲晉王使郭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躬薦之上帝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岳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後可以言受命矣

梁書曰巴郡忽有地自開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帝王世紀曰堯時老人擊壤於路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史曰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有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湧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湧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簡大堅白字色乃黃

魚豢魏略曰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高士傳曰管寧所居會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寧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

唐書曰長慶中長安主簿鄭翦主役太清宮御院忽於院前西序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直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恐遵領役人視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一古井宛然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翦以聞上既至宮羣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賀有詔命翰林學士韋處厚起紀述以表其異

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九軼而不及泉猶為弃井也有仁義也軼八尺也雖深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弃前行也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困百家之智窮眾口之辯以為至達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無所開吾喙公子牟笑曰子獨不聞培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休乎缺甃之岸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滅足沒跼還視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時培井之樂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若曰夫萬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之推移者此亦東海之大樂於是培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墨子云脩城五十步一井

范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孫子兵法曰地多陷曲曰天井

墨子云二舍共一井

抱朴子內篇曰臨沅縣有寮氏家世老壽後子孫輒賤折他人居其故宅復世壽乃知是宅所爲不知何故疑井中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呂氏春秋曰天下之美者崑崙之井

又曰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人傳之者聞於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說苑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

象土之怪芴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管子曰桓公將與管仲飲十日齋戒掘新井而柴焉注新井以柴蓋覆之取其清潔示敬也

葛仙公傳曰仙公取數十錢使一人投井水公從井上呼錢又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也

桂陽列仙傳曰蘇耽啓母曰有賓客來會耽受性當仙今招耽去違於供養今年多疫竊有此井水飲之可得無恙賣此水過於供養使賓客隨去焉

水經注曰華林園蔬圃中有古井悉珉玉爲之以纘石爲口工作精密獨不變古祭焉如新

異苑曰蘭陵昌慮縣郕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喙異色而團翅此禽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又曰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塚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每旱不竭有於其中得銅釜及罐各一

又曰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三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導隱起作龍形

又曰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爲龍叱

風俗通曰龐儉父先逃走隨母流宕後居卿里鑿井得銅生遂温富後買奴曰堂上者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赤志母曰我翁也遂爲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置奴得翁

又曰龐儉鑿井得錢數方

又曰郗子路行飲馬投錢井中

續漢禮儀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黃龍登

異物志曰廬陵城中有一井井中有二色半青半黃黃者似炭汁作糜粥皆金色因名之金井

幽明錄曰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靈壇壇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水卽涌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潯陽記曰益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立標井上令人掘得井銘曰穎陰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爲當運者所開權斫以爲瑞井江中風浪井水輒動

豫章記曰厭源山西北余侔村五六里有洪井說云洪崖先生之井

蜀都賦曰火井焔於幽泉注蜀都有火井欲出其火先將家火投之隆隆如雷聲須臾火出光輝十里以竹箛盛

之其光不滅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時有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輔盛熱以益著井煮鹽得鹽後以燭火投井中卽滅迄今不復也盛弘之荊州記隨郡北界有厲卿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村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村西有重塹內周迴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旣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則以地爲神農社年常祀之○尋陽記龍窟有深泉側常見龍曾有人於水邊洗銅椀忽浪起水漲便失椀此人沒水遂取旣出復失去後人見龍銜椀在城裏井邊

幽明錄曰襄邑縣南有瀨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潔齋入者温清隨人意念

瀨鄉記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餘井水並動

廣志曰臨邛有粉井得其水汰則益光

嵩山記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

洛陽記宮牆西有兩銅井連御溝名曰濛汜

羊頭山記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

又曰東阿城北門有大井深七尺煮之得膠貢之

又曰雍丘縣有神井興霧霽享祀不輟

又曰盤固山有大井銅人嘗守之五十年一踊水起數十

丈銅人每以手掩之卽止

又曰零浦有鹽井二十四其一出火甯取密閉萬里不滅

又曰金龍井西京太極殿上有之金龍負山於上兼金鹿

盧

山海經曰崑崙山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百仞面有九井

以玉爲檻

洞冥記珠甜水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投陰井井裏遂恒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剉之以釀則味如酒而驗烈看之則顏色如醉飲一合則三旬不醒啜甜水則隨飲隨醒

又曰長安東七百里有雲山山頭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王則黃雲出火德王則赤雲出水德王則黑雲出金德王則白雲出木德王則青雲出

荆州記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又曰益陽縣有岡岡上有金井數百尺傳云昔有金人以杖撞地而輒成井

王子年拾遺記峻陂山名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井中金

柔弱可緘滕

又曰范蠡相越致千金僮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於越都以爲兵器銅鐵之類如山阜者或藏之井壑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自歷古已來未之有也又曰頻思之國人皆多力拳頸不食五穀口中無影飲桂漿雲露羽毛爲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申之裁至一丈置則自縮如螺續此人髮以爲繩以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去來常在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土杓以授子晉取而飲之乃有雪飛子晉以衣袖搗雪則雪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

又曰王傳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果大富永初中以錢買官至中壘校尉

三田一土乃壘字也
郡國誌曰姑衍州有湯井風穴深不可測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衣裳

又曰恒州常穿井得白玉方四尺下有石石有龜長二尺許

又曰達渾府姑衍州遙火山山西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上異常若微電以草爨之則煙勝火發其山似火從地發故名爲熒臺

又曰濮州姚墟有二井是舜井也以物投一井即二井水皆動耕於厯山漁於雷澤即此也

又曰碭州宜陽山有風井穴大如甕夏出冬入有樵人置笠穴口風翕之入後於長溪口得笠則知潛通也
又曰朔州有神泉人歌曰紇真山頭有神井入地千尺絕

骨冷

又曰貴州有司命井半甘半淡潛涌江波虛盈如勢

又曰衡山侯曇山山有溪豪神祠壇壇傍有石井常無水人祀之卽水出事了卽乾

又曰柳州昔相嶺西麓下有潮井廣半畝一日三湧三落又曰堯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漢高祖敗項羽追之入此井得免見井中有雙鳩飛出脚跡網因而得免

又曰濟州穀城管仲私邑今城內有夫子五井焉

又曰洪州龐源山山上有風雨池言山高水深流激著樹灑如風雨云是洪崖之井

又曰廣州越井岡一云越玉井云趙他所鑿昔有人誤墜酒盃於井遂浮出石門故詩云石門通越井是也

又曰儋州涪泔井與淪水通有人以竹置井口淪水得之

俚人呼竹為滔泚因以為名

師曠問天老曰人家忌臘日殺生于堂上有血光一不祥井上種桃花落井二不祥也

天文志曰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水以符瑞王者清淨則浪井出

符瑞圖曰浪井者不鑿自成王者清淨則有仙人主之丹陽記曰句容縣有沸井亦曰沸潭

兩京記曰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初繕築此坊忽聞金石之聲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

水經注云襄國西石岡上有井大如車輪圖志云此井光武營軍所鑿

魏都賦曰墨井鹽池注鄴西高陵有石墨井嶺表錄曰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不

季倫為交趾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

渚宮故事云江陵城東二十里有天井周迴二里其深不測旱而禱之即大雨時至

隋圖經云常山唐縣中山城西北隅有一大井俗名趙母井昔云醇耐千日即是此井所醞後以石蓋之人不敢開

齊刺史博陵王濟欲開之即有雲霧隱蔽懼不敢開魏文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交加

白澤圖曰井神曰吹簫女子江文通井賦曰穿重壤之千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營之不日既汲既渫

晉郭璞井賦曰爾乃冠玉檻發鱗錯鼓鹿盧捍勁索魏文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

玄雲潤其柯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倉' and '廩']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一
居處部十八

倉

困

庾

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注曰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詩云乃求千斯倉乃求万斯箱以峙其糧

又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

又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尚書曰武王克商發巨橋之粟大賴于萬姓巨橋紂倉也

傳曰楚莊王賑廩同食注賑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

又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

又曰循行積聚無有不歛

又曰孟冬命有司穿竇審修困倉謹蓋藏務積聚

又曰國無九年之畜為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

周禮曰備畜以待凶荒

又曰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又曰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

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

公羊傳桓公曰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之所藏也

論語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春秋佐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

史記曰舜母嫉舜舜父使舜浞倉下放火而燒舜舜垂席

而下得無傷

又曰李斯年少時入倉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歎

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

術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取金

玉而任氏獨審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傑金玉

盡歸任氏

又曰高帝七年立太倉

漢書曰汲黯因使矯制發倉救河內飢民上釋罪

又曰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詩曰如岡

如阜如山如陵

又宣紀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民

又曰王嘉奏事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

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又鄒陽上書吳王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轉粟

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不如海

陵之倉

又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

又食貨志曰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上計令郡國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

貴時減其價而糴以利人名曰常平倉百姓利之也

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

泰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多為坐法尚書選

三府掾屬能治劇者乃以韶為嬴長嬴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也賊

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廢耕桑其流入縣界

求索衣糧者甚眾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

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含笑

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音無所坐

又曰隗囂既敗公孫述欲安眾以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

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已來常空述即使人言

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

問曰白帝倉貢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

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

又曰虞詡時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

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

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

何以別利器乎始到河內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

謀廟堂之上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

勉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

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已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偷盜為次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誦為之饗食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及潛遺貧民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縫其裾為幟幟記也續漢書曰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以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親舊也

吳書曰建康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為倉城晉咸和中修苑城為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晉書鄭默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

又曰王渾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又曰王蘊為吳興太守民飢輒開倉賑卹主簿請先列上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恨坐違科免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

郡國誌曰衡山石廩峯一如倉庾有二戶一開一閉閉者亦有關鑰之形

王子年拾遺記曰曹曾遇世亂家家焚廬曾畜書万卷慮其先文湮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曹家書倉焉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名之曰羊腸倉在晉門間陽北石磴縈委若羊腸故以爲名卽今羊腸坂是也越絕書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

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一名均輸

洛陽記曰有常滿倉

天門集曰廩星主倉

說苑曰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興民春修溝瀆爲民煩苦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

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人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又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之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大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

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晉陽秋曰泰始四年七月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民也

管子曰錯國不傾之地積不涸之倉藏不竭之府注不涸之倉言務五穀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無復細石中生蘊藻冬天水熱如湯故衆魚歸之名爲魚倉

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頽城毀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相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斲毀龜口於是無復虧減

三輔故事曰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激是也石

激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虛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又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莊子曰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貴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糶之

淮南子曰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期滿腹而已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爲城池水草爲倉廩

地理志曰敖倉在河南廣武山鄭國所置

漢王與項羽爭天下運敖倉之粟

困

西京雜記曰曹元理善筭友人陳廣漢有二困忘其石數後筭欠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

吳志曰周瑜過魯肅求資肅有米三千石乃指一困與之續異記曰晉峻無錫尉嚴無欲貯穀後開乃成蛇草焚之便貧

詩曰胡取禾三百困兮

庚庚二困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笥

毛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曰庾露積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一

居處部十九

府庫藏

府庫藏

廡

市

釋名曰庫舍也物在舍也齊魯謂庫為舍也

說文曰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幣所藏也府文書所藏也

禮記曰季春之月命百工審五庫之量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

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

又月令曰季春命有司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

周禮曰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

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萬民之貢以充

府庫太府下大夫若今之司農

又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含玉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又曰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小用注布帛之藏帛曰布小用賜也

又天官玉府曰合諸侯則供珠盤鄭玄注曰以珠飾盤承牛耳

又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

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貳其黜陟也治中謂治簿書之要

尚書曰武王克殷散鹿臺之財紂所積之府庫曰鹿臺春秋文曜鈞曰咸池天潢五星五帝車舍也宋均注曰舍

庫也五帝車府

曲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六職

注謂主藏物之稅也

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及公子出也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

論語曰魯人爲長府藏貨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

漢書曰漢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

又曰立武庫以藏禁兵

又曰枚乘諫吳王曰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輸錯

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如淳曰吳王之

府藏也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冰上書

曰武庫禁兵所在國司之禁為災深矣
魏志曰嘉平中二魚集於武庫屋上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
視之果有蛇蛻也

又曰趙王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
令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

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
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

飛莫知所向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目鍾會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

戟在前
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遂築五庫藏五兵偃武

也

鍾會芻蕘論曰國之稱富者在乎豐人非獨謂府庫盈倉
廩實也府藏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資之於人人困則
國虛矣

洞冥記曰元狩四年將夕有黃髮叟懷內探徑尺玉以授
帝帝以玉還寶庫即龍玉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
擬王家有寶庫千閒

世說曰郝公大聚歛錢數千萬嘉賓甚不同嘗朝旦問訊
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郝云汝正當

欲得我錢耳乃聽一日開庫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
萬許嘉賓遂一日中乞與人都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拾遺錄曰太上皇以寶劍賜高祖及吕后藏於瑤庫守者
見白氣從戶中出如龍蛇吕氏更瑤庫名曰靈金藏及諸

呂檀權白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此貯禁兵名曰靈金府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公子晏
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倉
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者桀紂殘賊
而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莊子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魏都白藏之藏注曰白藏庫在西城有屋一百七十四間
爾雅秋為白藏因以為名

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開入火往還無難色埃不漫
身不焦子華之客乃謝之

晉摯虞武庫屋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
五常

張衡西京賦曰武車禁兵設在蘭綺

曹毗魏都賦曰百藏之庫戎儲攸歸
潘岳詩曰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廐

說文曰廐馬舍也

釋名曰廐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

詩曰乘馬在廐

左傳曰莊二十九年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今以春作不
時也

穀梁傳曰二十九年新延廐延廐者法廐注周禮天子十

二閑言法廐者六閑之舊制

又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
借道于虞也公曰此晉之寶也息曰是我取之中府而藏

之外府取之中廩而藏之外廩
禮記雜記曰廩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
再亦相子之道也

論語鄉黨曰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史記曰夏侯嬰爲沛廩司御每送客還過高祖語未嘗不
移日

東觀漢記曰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廩舍令
又曰靈帝光和四年初置綠驥廩領受郡國調馬調謂徵
發

漢舊儀曰天子六廩未央廩承華廩皆萬匹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金廩輅軫廩大廩果馬軌梁廩騎
馬廩大宛廩胡河廩騶駼廩凡廩九在城內

孟子曰廩有肥馬道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

郡國誌曰雍州霸昌廩在長安西二十五里王莽使司徒
王尋發長安宿此
春秋佐助期曰廩星傳令神名斯時

市

古史考曰神農作市世本祝融作市
說文曰市買賣之所也

古今注曰闔市垣也闔市門也

風俗通曰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賣當須於井上洗濯令
物鮮潔然後市案二十畝爲一井今因井爲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
不中量不鬻於市好色亂正色不鬻於市也

周禮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
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注云主者言其多也百

族百姓也

又曰凡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

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曰市者交利而

行刑之處也君子無故不遊觀焉

史記曰呂不韋撰春秋成勝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

賜金三十斤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尙書門徒常數

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黃門及

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來往之利楷疾其如此

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

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之官隱居弘農山學

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中遂有公超市

又曰王充家貧無書嘗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遍而誦之

晉書曰羊祜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

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南州人方

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

爲之泣其仁德感人如此

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曰否三人言王信乎

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三人言成市虎今邯

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

之而導於闔閭曰市中有非恒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

日吳闔閭曰吾聞荆王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胥勇

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之讎者王即使召子

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常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座泣曰胥父無罪而楚王殺之并其子子胥得遁逃出走唯可以歸骸骨者唯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語無復者王乃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教者猶不聽寡人之罪至死不赦

又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班固兩都賦曰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官闕記云長安市有九所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四里為市凡九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南市樓皆重屋又曰旗城樓在社門大道南又有當市觀

張衡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闐帶闐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是也又按郡國誌云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卜東市西市在醴泉坊隋曰利人市因有西市署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允為金故曰金市馬市在東舊置丞焉又酈元注水經云馬市即嵇康為司馬昭所害之處

蜀本紀曰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是也

郡國志曰幽州有郊亭新論云漆縣郊亭本大王所部其人相與夜市不為則有重害焉

又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鴈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又曰郢城內有市名蒲胥故南齊校尉府也

又曰越州梅市卽梅福爲市門卒之所
又曰齊桓公宮內有七市韓娥東之齊乏糧過雍門鬻歌
於市乃此也
又曰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文王造物無二
價以直市爲名
西京記曰東京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
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初築市掘得古冢
土藏無塲甃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着平上幘朱衣得銘
曰筮道若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
驗其文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又曰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於是修
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農字齊正卑高如一環貨充積人
物華盛時諸行鋪競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席藉之

夷人有就店飲噉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竊以爲常
又曰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
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
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二

居處部二十

城上

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

又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睥言

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

丈夫也所謂堞亦女牆也

易曰城復于隍

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又曰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又曰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建宮室得其時制焉

予子于旌在浚之城

又曰崇墉言言

又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禮記曲禮上曰登高不指城上不呼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立姜氏愛共叔爲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又曰美城之大名也

又曰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又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虜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

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又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

之閒而楚克其三都

又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

又曰楚子圍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

又曰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

又曰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又曰士弥牟城成崗計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

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令役於諸侯

又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弃甲

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

兕尚多弃甲則郟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華元去之

曰夫其口衆我寡

穀梁傳襄公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請罪禮也

明己國無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男
五十雉高三雉

史記云秦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西屬流沙東至遼水以
捍胡

又曰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
上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屋二世笑遂止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使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又曰梁孝王廣睢陽城周圍七十里

又曰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虜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
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大夫城漢將姓范初築此城范
亡其妻率眾完保之因

以為名

又曰車師前治交河城外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

八千一百五十里

又曰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徙遼東玄兔城

續漢書曰耿恭守伯宗為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
者關寵為戊巳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魏志曰曹公攻馬超渡渭每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
又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公今天寒可以沙為城以水
灌之一夜可立從之乃多作縑囊以盛土堰水夜渡兵作
城比明城立公軍於是盡得渡

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
自石頭城至于江乘以木為枝衣以葦席加彩飾焉一夕
而成

晉書云涼州城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本匈奴所築也

又曰朱序遷梁州刺史鎮襄陽符堅遣軍圍序序母韓氏

自行城謂西北角當先弊遂領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二十餘丈賊攻新築不敗遂引退襄陽謂之夫人城

晉載記曰赫連勃勃以叱干呵利領將作大匠乃蒸土築城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卽殺作者不入卽殺行錐者勃勃以爲忠

沈約宋書曰檀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又曰氏帥楊難當寇漢中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曰初後燕光帝始中丁靈民楊道獵於白鹿山爲契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黎大國逐水草以射獵爲業至十月乃收葦爲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八十里南北二十餘里名凌城居於其中

又夏錄曰赫連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

以義立名今都城旣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可以統萬爲名

燕書曰太祖皝八年使陽裕唐杜等築龍城立門闕宮殿廟園籍田後遂改爲龍城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爲給事黃門中書舍人文宣出塞邕必陪從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曰此何等城也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也文宣曰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

唐書曰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郿山北置烽候

百八十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又曰天寶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築神都羅城號曰金城

又曰天寶六載十二月築會昌城於湯所置百司及公卿

邸第

又曰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上避難于奉天

初術士桑道茂奏請城奉天為王者之居至是方驗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詔復築鹽州先是貞元三年城為吐

蕃所壞自後塞外無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後邊患頓息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

仞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

專禦於天子也

周書曰周公作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

七十二里南繫洛水北因陝山為天下之大制也

家語曰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

國語曰眾心成城言以眾心為城

墨子曰解帶為城

琴操杞梁死妻援琴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

別離哀感皇天城為隳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就夫之死城下哭

之七日而城崩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層城九里

又曰鯀作九仞之城

墨子曰城四門守城之法積樵營雜茅葦有木有荻有積

沙有蓬艾有麻脂有金錢有積粟

莊子曰孔子說盜跖曰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跖曰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
韓子曰靖郭君城薛客諫靖郭君曰君失齊國雖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乃不城薛
博物志曰虺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禹始也
又曰代城始築立版幹一旦亡西南五十里於澤中自立結葦爲門因就營築焉其城圓周三十七里爲九門故城處呼曰東城

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薨未葬中牟叛之既葬五日襄子興兵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軍吏曰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天助也何爲退襄子曰吾聞君子不乘

人於利不阨人於險使其城成然後攻之

述異志曰廬山上北嶺有城號康王城天雨聞鼓角之聲傳云周康王好音累巡名山故有康王之號

又曰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謠呼爲平石城時人僉謂平滅石之徵也後相立篡位晉帝爲平固王恭帝爲石陽公俱遷於此城

又曰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屢往遊憩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因問之此城何名答曰吾不知爲南郡城耳言訖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官仕進累遷位登元凱後爲南郡太守卽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

又曰安陽有金城城皆如金色堅勁不崩摧先儒云上古時天雨黃金也

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歷衡山西南經皇后城建武元

年光武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濟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得其名矣又曰漢水東合申水南流經金井城

又曰漢水東經方石城在高原上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盆其城宿是流雜衆居故世亦謂流雜城

又曰易水西山寬中谷東經五大夫城昔北平侯王潭不同王莽之亂子興生五子並辟亂隱居此山故其後居世以爲五大夫城河北記云易縣有五公城王潭不從王莽

潭子興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元才北平顯才

補平益才侯安嘉季才唐侯所侯中山五侯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說與此同

說苑日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來降者穆子不許軍吏日師徒不勤得城何故不受穆子曰有以吾城叛者

吾所惡也人以城來獨何賞

秦州記曰天水郡治上邽城前有湖水冬夏中停無增減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又曰金城郡漢昭元始六年所置應劭云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凡城皆稱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稱金城湯池

齊地記曰即墨城東西百八十里平昌城高六丈有臺有井與荆水通失物於井得之於荆水又神龍出入焉故一名龍城

三齊略記曰陽庭城東西二百五十里青城山秦始皇登此山造石城入河三十里臨海射魚方四百里水變血色今猶爾也

解道虎齊記曰不夜城在陽庭東南一百二十里淳于髡稱海童作妖城古者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此城以不

夜爲名異之
夢書曰城爲人君示縣尊也夢見城者見人君也夢築新
城有功名
新序曰梁伯灑於酒淫於色心昏而耳塞好爲高城而不
居民罷甚
武當山記曰魏興錫縣有長利城父老常相傳云是長安
土所築邑塞於餘城
王韶之始興記曰有任將軍城秦南海尉任囂城也
合逕有三城馬鞍城白鹿城晉咸康中張魴甚有惠政白
鹿羣游取而獻之故因以爲名
表山松宜都記曰佷山縣有山下魚城四面絕崖兩道
可上皆險山周迴可二十里上有林木池水里民種於山
下昔永嘉亂士人登此避賊賊守之經年食魚擲下與賊

以示不窮賊遂退散因此爲下魚城

吳地記曰胥門外越城者越來伐吳吳王在姑蘇築此城
以逼之又有越來溪

又曰越來溪西魚城者吳王旣遊姑蘇築此城以養魚
又曰魚城之西有故城長老云吳王築以釀酒今俗人呼
之爲苦酒城

又曰匠門外鴨城者吳王築此城以養鴨

又曰婁門外雞陂者吳王養鷄城

又曰海渚有吳王闔閭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武城
以禦越

盛弘之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有蜂城故老相傳云飢
年民結侶拾蜂止憩其中故因爲名又云城隨門勢上大
下尖其形似蜂故有蜂號二稱莫知所附故並載焉

又云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城東有驢磨城倚角城傳云伍
員造此二城以攻麥城故假驢磨之名
又曰樊城西北有鄆城卽春秋所稱鄆子之國光武云宛
最強鄆次之卽謂此鄆城西北行十餘里鄆侯吳離之國
爲楚文王所滅今爲鄆縣鄆城西百餘里有穀城伯綏之
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應韃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廟
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又曰秭歸縣西有楊城周迴十餘里卽熊繹所居
荊州圖記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爲高崇
墉枕流上則遠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寔舟
人之所艱也
又曰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三百丈西北高一千丈
又曰鄧城有樊城是樊仲山甫所封也

又曰沌陽縣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馬城也

又曰夷陽縣南對岸有陸抗故城卽山爲墉西面天險上
有步闡故城

又曰新野郡魏三公城左右傳漢時三公錢離處也

伏滔北征記曰梁國名故宋國微子所封城再重大城梁
孝王所築

孟粵北征記曰許昌在洛水之城西方圓二十里有三重
城南北東西土門金城西南負實中臺高六丈餘方圓之
畝上有廟城門有鐵鑊

關中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
鑿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關亦爾

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
處號錦里

成都記曰府城本呼爲錦城秦滅蜀張儀所築也每面各
三里周迴十二里高七丈屢皆傾側忽有大龜周行其所
躡而築之功效就焉故赤號爲龜城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南頭第二門名直城王莽改曰端
路今名直城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二

居處部二十一

城下郭壕
槽附

丹陽記曰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始加塼累石頭因山
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形險固有奇勢故諸葛亮曰鍾山龍
盤石城虎踞良有之矣

又曰趙城去宮八里案越絕書則東甌越王所立也

又曰江寧縣北三十里有白馬城吳時爲烽火之所

太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十二里以鼓唱節杵而下
和者稱睢陽曲因以爲縣

又曰鴈門馬邑縣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
反覆父老異之因以築城遂名馬邑云搜神記
亦載也

述征記曰思子城漢武帝延和二年衛太子遇江充之亂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三

奔湖自縊壺關三老太廟令田千秋訴太子之寃築思子宮於湖其城存焉

續述征記曰廣固城有大澗甚廣阻之為固謂之廣固又曰白馬城魏黃初中曹彪封白馬王治于此城

又曰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實中俗說囚堯城羊頭山記邯鄲城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也

又曰曲阜城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積金為天墉城四面千里

關中記曰長安城其形似北斗其土本皆黑壤今城赤如火堅如金父老所傳鑿龍首山土以為城也

幽明錄曰始興縣有臯天子國因山崎嶇十有餘里坑塹數重阡陌交通城內堂基碎瓦柱穿猶存東有臯天子冢

臯天子未之聞也

劉植京口記曰有小昇城

鄧德明南康記曰歸美山下有石城高數丈有一門門外有二石夾左右高數百丈遠望嵯峨雲關騰空故老謂之神仙游焉

江寧圖曰石頭城吳之金陵城改為石城

郡國志曰兗州兩觀城即仲尼為魯司寇誅少正卯之處又曰陝州魏城即芮伯萬母惡芮伯逐之出居于魏此也

晉獻公滅之以賜畢萬山河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

又曰雲中府快馬城有綾羅泉即塞上翁所居之邑有快馬亭塞上翁六國前人姓李也

又曰雍州霸陵城在通化門東二十里秦襄王葬於其坂謂之霸上

又曰汴之高陵城卽高陽之墟也繁陽城漢云外黃縣有繁陽亭張耳爲外黃令有夏后祠神并能興雨雹

又曰徐州薛城高厚無比多出暴桀子弟蓋孟嘗君餘風也

又曰六壁府後魏太平眞君五年討胡於六壁卽此城俗以城有六面因以爲名焉

又曰虢城虞城相傳云晉旣滅虞虢遷其人於此築城以居之

又曰幽州無終縣西平城卽李廣射石虎之處

又曰復州竟陵城雲夢城城西大澤卽古雲夢澤也却月城在河口魏將黃祖所守處

又曰媯州涿鹿城卽黃帝擒蚩尤處黃帝泉今枯而不流卽古之版泉也

又曰涼州昌松縣有鸞鳥城魏改爲神鳥城張軌時有五
色鳥集於其處築城

又曰衛州有狗城蓋紂養狗之處也

又曰洛州夫人城卽趙武靈王夫人築也

又曰衛州有酒城

又曰涼洲卧龍城又云鳥城亦名多翅城

又曰登州文登縣有不夜城尙書城有石橋卽秦始皇造
欲觀日處文登山始皇召文士而登此山

又曰齊有士鄉城鄭玄云齊有士鄉城越有君子軍

又曰同州韓城卽韓原也詩所謂韓侯受命是此韓地春

秋時秦擒晉惠公處也

又曰肅州福祿城因謝艾所築也

又曰廉州宋太始年陳伯紹平夷至合浦見三青牛圍之

不獲卽其處置城俗號青牛城

又曰箕子城石勒每破一州必簡別衣冠號爲君子城洎

平幽州擢荀綽裴憲等還襄國路經此後俗訛爲箕子城

又曰平州孤竹城卽孤竹國也漢靈帝時遼西守廉翻夢

人云余孤竹君之子也今遼海漂吾棺明日見浮棺因葬

之

又曰雲中府齊柳牙舒城有道人城初築時有仙人遊其

地遂名城焉

又曰成都郡城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築以象咸陽沃野

千里號曰陸海有萬歲池卽築城取土之處也

又曰定州博陵縣唐城堯爲唐侯國於此

又曰陽翟縣舊屬汝州有鷄鳴城

又曰隨州博望城卽張騫封侯之國也

又曰許州雍城卽黃帝臣雍父始作杵曰處

又曰朔州太平城後魏穆帝治也太極殿琉璃臺瓦及鷗

尾悉以琉璃爲之

又曰鄭州博浪城卽張良爲韓報仇擊秦王處

又曰雍州杜城在安仙門南七里春秋范宣子云在周爲

唐杜氏卽是此也

又曰益陽城魯肅築也云登之望見長沙城邑人馬形色

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長沙益陽一時相望

又曰廣州萬人城卽尉佗故城也

又曰張掖郡竇融築千秋城萬歲城

又曰洛陽澠池縣有秦趙二王城號爲俱利城

又曰定州博陵縣樂羊城魏文侯使樂羊取中山造

又曰重泉城漢武爲李夫人所築

又曰籃田有青維泥城亦曰柳城

又曰賀州蕪城池隍中頗出珠玉寶器卽尉佗拒防之所也

又曰曹州漆園城莊周爲吏廵

又曰曹州白鴈城卽衛侯代鄭至于鳴鴈是此也

又曰洛州王城宮城西入苑故邠鄘城也周武王伐殷遷九鼎此地也夏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土中焉泉亭卽春秋時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

又曰坊州鄘城卽高奴城俗謂高樓城

又曰汴有浚城鄘詩云子子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冬夏常冷因曰寒泉

又曰滑州鹿鳴城城內有鳴鹿臺

又曰陳宮城周二十里東晉所築號曰六門城宣陽門楣

上作虎刻木相對又施雲楣藻井言宣武門上作重樓號曰西辰觀吳初築在府宮南號太初宮正殿曰神龍殿又有臨海赤烏殿孫皓起顯明宮引水激之飾以珠玉有鸞崎臨砌之觀門及樓皆擊鼓持夜以齊以鼓多驚眠改爲鐵磬

過秦論曰秦踐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池

越絕書曰石城者吳王闔閭所置美人離城也

又曰樓門外馬寧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

又曰樓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吳鷄籠

山外鷄陂故吳王所畜鷄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闔閭

姑胥臺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太湖中窺百

姓去縣三十里

又曰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陸門八二有樓水

門八南面十四里十二步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北面八里二百六十步東面一十里七十九步闔閭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一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門三皆有樓東宮周一里二百步路西宮長秋門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守宮者照鸞失火燒之

吳越春秋曰繇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又曰范蠡觀天文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負三方西北立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又曰伍子胥爲吳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窓築

小城十里陸門三東面者欲以絕越明矣立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闔闔風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強楚楚在西北故立闔門以通天氣也因復名破楚門

水經注云葉東界有故城犍縣東至瀕水達泚陽縣界南北聯絡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卽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荅齊桓公云楚以方城爲城漢水以爲池

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

吳地記曰表山松城晉書云左將軍表山松陳郡人時爲吳郡太守隆安五年築此城在滬瀆邊江城之以禦孫恩圍山松於此城陷害山松城今爲波潮所衝以半毀江中山松城東夾江又有二城相對闔閭所築以備越處

鄱陽記曰仙人城在縣東南其城皆峭壁危石直立千仞自古呼爲仙人城每天空無雲秋日清澈其上宮殿倉廩歷歷可見

趙擘吳越春秋曰堯聽四嶽之言用絲修水絲曰帝之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造郭以爲國固

淮南子曰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郭

說文曰郭廓也廓落在城也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補城郭

又日記曰正月無置城郭也妨農

國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而修城郭

月令曰孟冬坯城郭

漢書曰馬援所過爲郡縣治城郭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廖扶畢志衡門死葬北郭號曰北郭先生

風俗通曰郭郭也亦大也

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顧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桑麻鼓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故不仕矣

魏略曰秦國石爲城郭

管子曰內謂之城外謂之郭

焦貢易林曰金城鐵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

王肅表曰夫城之有郭猶裏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異

則保障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不具

壕

釋名曰城下謂之壕壕朝也言都邑內所朝翔祖賀處也禮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城郭溝池以為固謀用是作兵由是起漢書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

櫓

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脩櫓粉楹具器械三月而後成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四

居處部二十二

館驛

館驛

傳舍

亭

說文云館客舍也從食官聲

周禮曰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

廣雅釋宮云館舍也桂苑云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開元文字云凡事之賓客館焉舍也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禮記曰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賻

左傳曰敢辱大館

又莊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

萬焉萬舞

又僖上曰改館晉侯饋七年焉

詩國風鄭緇衣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又大雅公劉于幽斯館

周禮地官司徒下云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

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有積

注云候樓館可以觀望也

又秋官司寇下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

注云視館致館也

又司儀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三揖三辭受拜車

送三辭再拜致館亦如之注云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

以禮親致之儀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致至也至此館主

人以禮致之所以安之也

又環人云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

授館

又云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注云次待事于客

儀禮公食大夫禮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注云牲

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尊賓之至也

又聘禮云厥明訝迎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以君命迎賓

謂之訝迎亦皮弁也

禮記曲禮上云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

問其所舍

又檀弓上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

乎殯

又云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於舊館無乃以重

乎

又曾子問云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注云公館若今縣官舍也未詳其詳左傳莊元年經云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注云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改築舍於外也

又僖三十年傳云晉分曹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恭不速行將無及也又襄三十一年傳云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上文伯讓之曰弊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產曰僑聞之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不可踰越士文伯不能對晉侯

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亦曰又昭十三年傳云宣子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鮒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西河又曰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漢書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脩宣知其不能

又郊祀志曰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邊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延壽館又曰鄭莊置驛以延賓客又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又元后傳曰王莽又知太后婦人饜居深官中莽欲娛樂以示其權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婦人春幸蠶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被除

又外戚傳曰成帝許美人在上林鹿館數召入飾室中元延二年懷子

漢書敘傳述元記云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又揚雄傳長楊賦云張羅網罟捕熊羆豪猪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

輸長楊射熊館又羽獵賦云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魏志曰文昭甄宣后明帝母也后已早廢父逸上蔡令早卒及明帝即位追封逸為上蔡侯諡敬侯適孫像襲爵薨

子暢嗣上為暢起大第車駕自臨之

世說曰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于甄氏自行視謂左右曰

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對曰陛下聖恩齊于哲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魏書曰帝於後園為母起觀及宮名其里曰渭陽里

晉書天文志云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奸使亦曰胡兵起

宋書文帝本紀云帝臨玄武館閱武

又隱逸雷次宗傳云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齊書褚伯玉傳云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伯玉伯玉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以居之

梁書高祖紀云大統七年幸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徒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冲虛真經黃帝云黃帝於是放萬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四

四

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鍾縣減廚膳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齊
 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平幸宮殿西漢武帝故事云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想
 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立太郡國誌台州仙石山有館土人謂之黃公客堂堂兩邊有
 石步廊觸石出雲崇朝必有雨有四竿筋竹風吹自成陰
 拂石皆淨即王方平遊處荆山荆州圖記云襄陽縣南水行四十里陸道六十里有桃林
 館

建康地記云顯仁館在江寧縣東南五里青溪中橋東湘
 宮巷下古高麗使處

西京雜記云公孫弘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
 以招天下之士其外曰欽賢館以待大賢翹材館以待大

材接士館以待國士

又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進諸游士各使為賦。隱訣
 易遷館含真臺有女真二人為主一日張微子二曰傅禮

和
 晉宮閣名云華林園有繁昌館建康館顯昌館延祚館壽
 安館干祿館

班孟堅西都賦云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張平子西京賦曰願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又云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蠶屋并卷艷鄂
 又云豫樟珍館揭焉中峙

班婕妤自傷賦曰痛陽祿與柘館皆宮名生二子處此二館皆失也仍襪
 祿而罹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也
 張衡西京賦曰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高基於

山岡直帶霓以高居薛綜注曰此上皆館名

張衡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館龍雀盤蜿

天馬半漢

劉邵趙都賦曰置酒乎黃華之館

左思魏都賦曰營密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

潘尼東都館賦曰東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俄而遷居

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意子且為

我賦之

傳舍

釋名曰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無常人也

史記相如為趙王奉璧使秦王舍之廣成傳舍古縣也或

云秦始皇因為望海臺

傳舍也

傳載曰鄭審開元中為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

立十二辰候自審始也。莊子仁義者先王之遽廬也注

傳舍也

亭

釋名曰亭停也人所停集也

風俗通曰謹案春秋國語置有寓望謂今亭也民所安定

也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

也今語有亭留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

有訟諍吏留辨處勿失其正也

漢書項羽傳曰烏江亭長艤船待羽

又曰武帝元封元年幸維氏登太室上聞萬歲聲者三故

立萬歲亭

又韓信傳曰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亭長妻苦

之乃晨炊蓐食
 又曰李廣嘗夜從一騎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
 續漢書曰靈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迎入殿
 中

又曰蔡邕避難在吳告人曰吾昔至會稽高遷亭見竹椽
 從東閒數第十六可以為籥取用果有異聲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至饒陽無婁
 亭時天寒眾皆飢馮異上豆粥
 又曰趙孝父為田禾將軍孝嘗從長安來欲止亭亭長難
 之言有貴客過掃灑不欲穢汙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
 田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
 張璠漢記曰楚擘為天水太守之官與故太守喪會於隴
 亭堂吏移喪避擘擘讓喪於正堂關西稱之

謝承後漢書曰倉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鵲巢亭為亭長
 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財物埋置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
 部宿亭覺壽奸罪奏之殺壽

列異傳云
 鵲奔亭

漢官典職曰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魏略曰從長安至大秦人民連屬十里一亭
 魏書曰卞皇后以漢延熹三年二月生齊郡白亭有黃氣
 滿室移日不散

吳志曰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慶亭馬為虎所傷權投
 以雙戟虎即廢

又曰大史慈與劉繇往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孫策
 躬自攻討遂見因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戰時
 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曾祖祖至行感

靈夜有神人告亭欲崩苗出亭崩得免
又曰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
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符丕不許乃
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
沉約宋書曰孔甯子與王華並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
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
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
又曰徐湛之爲廣陵郡守善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
高樓湛之更加脩整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
花藥成行

帝王世紀曰桀敗於鳴條之野案孟子舜卒鳴條乃在東
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在安邑之西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
侯在亭而歎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
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泣耶
夢書曰亭爲積功民所成也夢築亭者功積成也夢亭壞
敗恩澤傷也

韋耀雲陽賦曰八鄉九市亭候三六列樹表塗路有廬宿
丹陽記曰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也故基淪毀隆安中有
丹陽尹司馬恢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摺紳創治
亭並太元中
潘岳傷弱子曰惟元康二年春三月壬寅弱子生夏五月
余之長安壬寅館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越翌
旦乙巳瘞于亭東

高允塞上公亭詩序曰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
 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
 曰公有良馬因以命之此其所遺也負長城而面南山阜
 澤帶其側涌波灌其前停駢策以流目抱遺風以依然仰
 德音於在昔遂揮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
 氏並其後也
 尋陽記曰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遠客因以為名
 焉

劉楨京口記曰劫亭湖亭通阿湖陵郡治丹徒縣入縣來
 往經過此湖中多劫於邊立亭因以為名
 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朔望升拜號為朝拜臺傍江
 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永嘉記曰樂城縣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

王韶之始興記曰淘水源有堯山長嶺衡亘遠望如陣雲
 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雖已夷漫而猶可
 識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
 三齊略記曰曲城齊城東有萬歲水水北有萬歲亭漢武
 帝所造

伏琛齊地記曰平壽城西北有平望亭
 華延雋洛陽記曰城內都亭華林奉常廣世昌益廣莫定
 陽遮要暴室廣陽西明萬歲文陽東明視中東因建奉止
 姦德宮東陽千秋安眾孝勸清明二十四亭河陰界東出
 戶鄉亭南泉亭街郵亭

孔躡會稽記云江夏太守宋輔於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
 授
 又郡國志云沛國相儼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而往候之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四
不見臨去入交州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別
鄱陽記曰白雲亭在縣西南旁對於越亭而峙焉跨古城
之危瞰長江之深隋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孤城上與白
雲齊因以白雲爲名

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杜亭吳嘉禾中
太守長沙徐熙於墓墜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
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
在松大合抱亭世世脩治至今謂之謝君亭

越絕書曰女陽亭者勾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於亭
養於樵李謂之語兒鄉

郡國志皇甫謐云鳴條之野立鳴條亭
又曰涼州侯馬亭貳師伐大宛得天馬感西風頓羈而逸
至燉煌北塞下鳴而去貳師侯於此遂名之

又曰韶州潼溪里有三楓亭

又曰濟州周首亭卽埋長狄喬如首於山西是也

又曰冀州華陽亭卽嵇康夜學琴於此

又曰幽州督亢亭卽荆軻以地圖獻秦虜

又曰郴州武丁岡有欒亭卽太守欒巴所建也

又曰柯亭一名千秋亭又名高遷亭會稽記云漢議郎蔡
邕避難宿於此亭仰觀椳竹知有奇響因取爲笛果有異
聲

又曰潤州覆舟山有闐風亭

襄江記峴山亭在襄陽縣東一十里今基跡尚存

西京新記曰西京苑內有望雲亭鞠場亭柳園亭眞興亭
神臯亭園桃亭臨渭亭永泰亭南昌園園北昌國亭流杯
亭青門亭邵平種瓜之所也

又曰東京上陽宮有曜掌亭九洲亭

又曰東都苑內有金谷亭凝碧池建安記曰止馬亭在飛

媛嶺回馬之登降於此止息故名之

又曰

又曰東都苑內有金谷亭凝碧池建安記曰止馬亭在飛媛嶺回馬之登降於此止息故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四

又曰東都苑內有金谷亭凝碧池建安記曰止馬亭在飛媛嶺回馬之登降於此止息故名之



